

# 叔子年

木軒然〇著

朝華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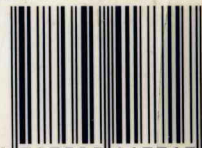
# 折子戏

下

在与端木临风完婚之前，筱言无意中得知原来端木临风的求婚是为了与晟亲王勾结，意欲发动宫变颠覆朝廷，为当年被太后害死的娘亲报仇。但，宫变失败，真相大白：晟亲王才是害死临风娘亲的真凶。临风极度愤怒之时要手刃真凶，为娘亲报仇，不料失手错伤了莫筱言。临风悲愤离去。重伤中毒之后的莫筱言意外醒来，最终嫁给心中所爱的端木子轩。后来，莫筱言到科萨国找子轩，子轩却因为雪崩身受重伤。莫筱言发现自己怀有身孕，可惜体内剧毒未清，筱言也知道自己能活到生下孩子之时。子轩痊愈之后，两人终于实现了梦想，回到杭州，筱言生下孩子，生命渐渐耗尽，最后离开人世。离开的时候，两人相约来生。回到现代的筱言，终于在几年后的西湖边找到了今生的子轩。



ISBN 978-7-5054-1771-7



9 787505 417717 >

定价：49.80元（全二册）

# 和平年

下



朝華出版社

木軒然〇著



“血！”低下头看着血浸透自己的裙子流下来，肚子好像已经不那么痛，整个人轻飘飘的，模糊中暗自苦笑，难道我竟是要化作水汽随风飘散了？

“言！”临风抱起我，满眼心痛，脚步匆匆，一路狂奔。

“临风，”轻声呼唤他的名字，“也许我是要回去了。”难道上天竟要我在此刻回到来的世界么？可我竟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啊，我还不想走啊，如果要我走，那么请给我个机会，至少让我再看他一眼，哪怕只是背影……

“言，支持住！不要闭眼！”看着临风一脸焦急，我努力笑了笑，“我真是没用，怎么就知道给大家添麻烦呢？”可也许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

阵阵疼痛，由小腹传至大脑，提醒着我这或许不是离开的方式，而只是痛。可我的病不是已经看过大夫了么？不是说并无大碍么？我不是在努力吃药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可这会儿脑子却只有沉沉的睡意袭来，顾不得想这些，只是觉得好困，口中喃喃道：“临风，我真的好累，好困……”头好沉，眼皮也好沉，就让我睡一会儿，就一会儿……

“不许闭眼！”临风使劲握住我的肩膀，我勉力睁开眼睛看着他，勉力笑了笑，“临风，好疼……”

“你不是说要等着二哥么？你若是闭上眼睛，就再也见不到他了！”他脚不停住，对我大吼道。

“临风……”看着他，心中一苦，我还能等到他么？就算见到他，我又能怎样？只觉得自己身子在一点点抽空，一点点变轻。

“言……”

“你觉得怎样？”再睁开眼时，我只看到临风焦急的脸庞，再看他身上的

衣衫，血色在我眼前晕开，触目惊心——这是我的血么？

“渴……”醒来只觉得口中苦苦涩涩，挣扎着要起身喝水。

“你不要动。”临风坐在我身旁，接过水仔细地喂我喝下。

“咳咳咳咳……”一口气喝下半杯水，止不住地咳了起来，仿佛要把自己的五脏六腑全数咳出来一般。

“慢些……”他轻拍着我的背。

喘息片刻，我模糊地问道：“我这是怎么了？”仔细回想，“我已经在努力吃药了，我不是已经渐渐好起来了么？”

“璎珞给你止住血又喂了药，你先休息吧。”他轻声解释道，“至于到底怎么回事，我自会查清楚。”看着他眼中突然闪出一丝戾气，我心中一凛。

我才看到站在一旁的璎珞，“璎珞，谢谢你，”喘了口气，缓了半晌，看着璎珞问道，“可我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“中毒。”璎珞看了一眼临风，利落地回答道。

“中毒？”心下一凉，暗自揣测，难道晟王爷这就动手了？或者根本无须给我选择，我能选的只有一条死路！苦笑着闭上眼睛，我只想过他会怎样对付子轩、凌云、芙蓉、汀宁，不承想，其实我才是那个在他们眼中该除掉的人吧。

他们也算手段高明，果然是不着痕迹地就可以置我于死地，只是纳闷他们是如何下毒的，也许，至少可以让凌云他们小心提防。“我是怎么中的毒？”平静地看着临风，我问道。

临风看了看璎珞，璎珞点点头，慢慢给我解释道：“我只知道这应该是种慢性毒药。用毒之人显然精于此道，刚刚你的状况看似月事中的血崩，其实应该多日服食，体内久积的毒发……若不是及时止血，还有姐姐给的这药……”

我茫然地看着她，想着璎珞说的每句话，“应该是多日服食，体内久积。”默默念着那句“多日服食，多日服食”！

若不是及时止血，还有红叶的药，我知道，若不是这样，或者我就不用在面对接下来的这一切……

“你到底吃过些什么？大概能知道是怎么中的毒么？”临风焦急地问道。

吃过些什么？我只不过努力地吃药，多日地服食，慢性地毒药——努力吃药的我，不过是努力在杀死自己，努力牵住子轩的手，不过是只能眼看着他离去，我若牵住他的手，到底是牵住他的手，还是成为他的羁绊？

“言，你说啊！”他摇摇我的手臂。

看着着急的临风，我闭上眼睛，绝望道：“我不过在努力吃药……”

“什么药？”耳畔是他着急的催促，而我却不想再说什么，只是毒药吧——只是毒药！

“主子，我想应该是筱言姑娘的药有问题。”璎珞推测道，“奴婢给筱言姑娘诊脉时，发现她的脉息有血寒之症，并且身上有药香气，我想应该是有人把这种药合在本来就有调节经血的药方里，到时只消说是药下得重了，若不仔细追究，是查不出什么的。”

解释合情合理，我听着璎珞的话，不禁佩服那下毒之人的用心，果然精于此道，果然步步算得精准。

“到底是谁？”临风在床边踱来踱去，看着焦急的他，我却是慢慢平静下来。

是谁还重要么？用什么方式还重要么？我却是知道，不过是为了一个目的——要我消失！

想到此处，不愿再想，目光涣散地看着窗外，天怎么这般黑了，今夜怎么没有星星，也看不到月亮……

“言！”临风看着我柔声唤道。

我转过脸去，闭上眼睛，“我好累。”

耳旁传来他一声轻叹，“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吧。”簌簌的声音，帘子被放下。

“不要告诉他！”

“嗯。”

“临风，谢谢你。”

……

轻缓的脚步声走出房间，轻轻的关门声，我转过头，透过厚重的帐幕，流苏低垂，清冷的烛火微微摇曳。夜色寂寂，寒声碎碎，只是心也碎了。问此情何去何从，知否？

“好些了么？”临风走进来，我坐在床上，呆呆地看着流苏轻摆。

“嗯。”点点头，依旧是目光依旧涣散，一夜，想了一夜，煎熬了一夜，身子在痛，心却已经麻木。

“主子，”璎珞走进屋来，在临风耳边耳语一阵。临风点点头。

“事情已经查清楚。”临风看着我，我愣了一愣，随即明白他所说的事情。

“不想知道是谁么？”

我摇摇头，苦笑一下，是谁？重要么？对我，这些都不重要了，若能离开，我只想立刻离开这个充满魑魅魍魉的宫。

“让她进来吧。”临风吩咐道，璎珞退了下去。

“筱言，”兰儿跪在我的床前，我抬了下眼皮，又闭上眼睛，听到本就柔和轻缓的声音略微颤抖地说道，“对不起！”心中一颤，对不起？！平日柔弱

的她，此刻在我眼前变得那般狰狞，再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又是假，看着眼前的她，我无言以对。

“若不是你留下的那药渣，我们也无从查起。”临风看着我，又看看地上跪着的兰儿。是天意么？一切事情都不至于完美而无迹可寻，可为何上天就偏偏不能给我跟子轩一个契机？

“现在证据确凿，可以把她交至宗人府查办，他们自会问出……”临风的声音透着凛冽。

“临风。”我打断他的话，转过头来，看着跪在地上哭得泪眼婆娑的兰儿，想着那个温柔的兰儿，那个满心喜欢南郡王的兰儿，那个给我做梨丸子吃的兰儿，还有那个给我蜜饯为我熬药的兰儿……

“筱言！”她抱住我，哽咽不能自抑，“丽妃娘娘说只要给你的药里面加些别的药，你的身子就会慢慢变弱，我不知道会……筱言，我不知道会害你丢掉性命……”

身子瞬间僵住——丽贵妃？！万般没想到的竟会是她，可想到是她却又合情合理，该来的，终究来了。睁开眼睛，思考着眼前这一切，也许，该面对的不止这一件事情，看来，所有该来的，全数都在这时候来了。

兰儿断断续续地解释着，“丽妃娘娘说，若我不答应就让我们全家不得善终，她还说如果我做到了，就让我出去见我娘……”

心下一颤，又是这样的威胁，这般伎俩，“若你知道会……那你又会怎样？”

“我……”她低下头，不再说话。

看着她，我无奈地摇头，就算是让我血溅当场的毒药，有那样的威胁，只怕，只怕你也会走这一步……

也许我们都是一样的人，只能做出同样的选择！

“能把她逐出宫么？”我看着临风，缓缓问道。

“筱言？！”兰儿惊异地看着我。

临风不解地看着我，“可以么？”我继续问道，他点点头。

低下头，看着兰儿，我喃喃道：“你不过是别人手中的棋子……”不是我宽厚，不是我要原谅你，只是相同的处境，我在体会，兰儿，我不能离开这宫，至少你还可以活着离开，回到家乡，或者你还可以见到你要保护的人，见到你心心念念的娘亲，也算是朋友一场，缘尽于此。

“筱言，我对不起你！”兰儿拥住我，泣不成声。

用尽全力推开她，看着跪在眼前的兰儿，冷冷道：“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”

“筱言，”兰儿停住哭泣，看着我，跪下冲临风与我叩头道，“谢谢你，谢南亲王。”

转过头去，不再看她。

“丽贵妃？”临风疑惑道，“若你有事，最是可疑之人莫过于她，她怎会这样急在一时？”

“可我只不过是个丫头，”我冷笑道，“太后断不会为了我这个丫头把尉迟将军的女儿、宫里的贵妃娘娘怎么样的。”会怀疑她的也不过是知道淑嫔娘娘那件事情的人吧，谁又会在意一个奴婢的死活呢？我只当保住了芙蓉，未曾想过，竟然会有人想到我。原来除了晟王爷，要我命的还很多……

“筱言，”兰儿接口道，“我曾听丽贵妃无意间说起过，这件事情是太后默许的。”

“太后！”临风惊讶道，我转过头，看着满脸惊异的临风，心却了然。不禁苦笑，原来是她！太后！一切瞬间想通。丽贵妃就算厌我，也不至于急于一时把我解决，她可以等到大家忘记这件事情之后。但太后已然等不及了，知子莫若母，若子轩自己不答应，晟王爷的愿望不能实现，那么太后期望的一切都将成了泡影。

“你还知道些什么？”临风走至兰儿身边，厉声问道。

兰儿缩在床脚，拼力摇头，拉住我的手，“筱言，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，真的！”

我甩脱她的手，对临风道：“临风，她又怎会知道那么多？我不想再听这些，让她走吧！”

“嗯，”临风点点头，对璎珞道，“璎珞，你带她下去，送她出宫，就说她冲撞了南亲王，是我把她撵出宫的。”

“太后？”临风口中念念，我却不再想听，后宫的最高统治者，这个世界上最最尊贵的女人——太后，子轩的娘亲。为了自己儿子的前途，为了这个王朝，若我是她，也会恨不能我这个绊脚石立刻在眼前消失。苦笑着摇摇头，难得太后还没有殃及芙蓉，可若有人要对芙蓉下手，太后也许只会闭上眼睛吧，可也许眼前最该消失的人——是我。只要我消失，一切人都不会再有事！

子轩，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宫里，为什么在这样视人命如草芥的宫廷，为什么我要受制于他们，上天，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？为什么我努力要把身体养好，却只是吃下别人早就下好的毒药，为什么我努力抓住幸福，幸福却都成了幻影……

为什么？我不甘心，为什么？我不甘心，就这样放开你的手，放开我们的幸福，放开我们的梦，可……

心好痛，可我都没有眼泪，也许昨晚一夜的眼泪早已流干，只是睁大涩涩的眼睛，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——竟然是阴天。

昨夜无眠时，这些早就已经想通的，可天亮时，才发现自己竟然这样不



甘心，为什么？“可是你能帮到子轩什么？”安安郡主说得对么？我难道只是他的负累？若只能成为他的羁绊，我，放手！

如果两个人的天堂  
像是温馨的墙  
囚禁你的梦想  
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  
候鸟失去了南方  
如果你对天空向往  
渴望一双翅膀  
放手让你飞翔  
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  
听从凋谢的时光  
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  
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  
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  
抛开诺言  
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 
为爱放弃天长地久  
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  
让真爱带我走  
为爱结束天长地久  
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  
让真爱带我走说分手  
为了你失去你  
狠心扮演伤害你  
为了你离开你  
永远不分的离去！

紧紧地咬住自己的嘴唇，我要对自己狠下心，才能对子轩狠下心，再不愿看到他面满愁容，四处碰壁，心力交瘁；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凌云芙蓉或者汀宁任何一个在我眼前消失，若有什么不幸，若非要有生命的代价不可，把我的拿去……

“你觉得怎样？”站在窗边，看着外面阴霾的天，听到璎珞的声音，我愣愣地转过头，轻吐一口气，“你的药很管用，已经不痛了。”

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感谢她的药，我宁可身子是痛的，这样或者我就不会觉得心也是痛的……

“璎珞，”直直地看着她，我傻傻地问道，“身子痛了可以吃你给的药，可心痛了，你有药可医么？”

璎珞看着我，苦笑着摇摇头，“若有这样的药，那世间怎会有伤心之人……”

我怔怔地转过头，看着什么也看不到的天，倚在窗边，想着昨晚一夜无眠时分做的那个决定，心口的伤再次撕裂，血流如注，痛感无以复加。

“言！”

“临风，”我转过头，勉力笑看着他，“我只能求你帮我了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临风看着我，满是担忧。

“差人告诉他我在你这儿吧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终于逼自己作了最后的决定。

“嗯，这个好办，就让他们去。”临风看着我，不解道，“就这些么？”

我点点头，僵僵地笑着，“临风，你曾说过的话还作数么？危险的时候想到你，到你身边，让你护我周全。”临风，我知道这样很自私，但也许这是唯一可以让我们结束的方法。

“言?!”他看着我，虽然满眼疑惑，却依旧笃定道，“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一定会护你周全！只要在我身边，我不许任何人伤害你！”

我苦笑着，这样的话，他也曾对我说过，只是，现在我只求他不要有任

何闪失，这一次，我不要他保护，我只愿他一切都好。临风，我不需要你护我周全，做完此事，也再不会有人想起来要害我。

“一会儿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不说话，可以么？”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临风，或者告诉他真相？他会帮我保护到凌云他们么？就算保住了他们，子轩面临的问题能解决么？若我什么也不能做，放手可以让他拥有所有，那我只能选择这一条路。

至于以后，我没想过太多，命运把我逼到这一步，我又怎去想那些没有他的以后……

“到底是什么事情？”临风摇头道，“你若不说，我怎么知道如何去帮你？”

“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做，只求你能帮我，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不要说话，可以么？”我怔怔地说着，心头却是一阵酸楚。

“言！”临风握住我的肩头，我无奈地冲他努力笑笑，“我只能求你了，只有你不怕得罪他了。你可别怪我害你。”我强笑着说道，心下又是一阵痛。

靠在软软的靠枕上，脑海中一遍遍重复着要说的话，手却渐渐发冷，咬住自己的嘴唇，莫筱言，你一定要做到，不要哭，你一定要做到，让他相信，让他死心。

“奴婢参见睿亲王，”耳边传来小荷的声音。

见临风就坐在床边，我拉过他，紧紧抱住，闭上眼睛，临风一怔，要挣开。

“什么都别说，什么都别做……求你。”强忍住眼泪，抱着他，耳畔传来那熟稔的呼唤，“筱言，筱……”

他肯定是呆住了吧，睁开眼睛，看着呆愣在面前的子轩，天地间一切都静止在这一刻，恍然回神的那一刻，心仿佛被撕裂，拼力止住泪水，悄声在临风耳旁低语道：“求你，临风，不要说话。”

“子轩。”我轻轻唤道，子轩，多想拥住的人是你，多想……

可为什么让我去伤他的心？看着站在眼前的他，又怎么让我说出那些早已想好的话，努力握住自己的拳头，指甲陷入掌心，只有用这痛刺激我——说吧，对自己狠下心，就这么了断，他才能摆脱一切困境，他才会好起来，一切才会好起来。

“筱言，你怎么了？”他自神色恍惚中恢复过来，急切地问道。

推开临风，我坐直身子，轻笑着，“我没事，只不过临风大惊小怪了。”

努力告诉自己，要笑，要笑得甜美，笑得最真，可心是苦的，我又怎样才能笑得甜？临风看着我，只是拧着眉，聪明如他，该猜到我要做的是怎么了，只愿他不要说什么。

“临风，我有话跟子轩说。”我轻轻说着，仿佛要说的不过是再寻常不过

的小事。

他看着我，再看看子轩，却道：“既然二哥来了，那不妨由我说吧。”

我看着他，怔了一怔。

“筱言以后有我守护，二哥就不必挂心了。”瞬间茫然愣在那里，看着他，任他拥我在怀里，却听他在我耳旁轻声道，“这就是你想说的么？”

临风，知我如你，怕是不忍让我自己说出口，才不顾一切地帮我说了这般残忍的话语。鼻子一酸，眼泪顺着眼角流下，我闭上眼睛，任他用力地拥住我。

“你们?!”子轩看着我们，第一次看到他如此无措。心中一片迷乱，却又暗自松了一口气，这不就是我要的么？临风已然替我走了那最难的一步，剩下的，由我来说！

轻轻推开临风，我努力抬起头，看着子轩，好吧，既然都说了，那不妨继续说下去，对自己狠心，对他狠心说道：“子轩，对不起。”就这样三个人呆愣着看着，我咬住嘴唇，继续说着，“希望你能成全我们，能祝福我们。”

他就那样怔住，看着近在咫尺面无表情的他，心里一阵酸楚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。是他么？那个初次遇见时候便有着天下最温和笑容的木先生，那个会逗我开心狡黠地笑着的木子轩，那个共弹一曲《醉清风》的子轩，那个拥过我、抱过我、吻过我的子轩，那个拥有温暖的双手的子轩？只是，子轩，再不能牵着你的手，依偎在你怀里，子轩，再让我看一眼你的笑，好吗？

看着他失神的样子，我多想告诉他，子轩，这些都不是我的心里话，子轩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这样的……

强忍着的眼泪在眼里打转，我努力吸气，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，模糊的我再看不清他有什么表情……

子轩，不想看你蹙起眉头，不想看你为这些琐事烦忧，想看你在西湖边悠然自得的样子，只怕我不能再看……

子轩，好想对你说，有好多话都没有说，“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，山无棱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”只是我再没机会。

子轩，好想握住你的手，这辈子，我们一起走……

子轩，好想对你笑，看着你，对你一直笑……

可是，为什么要对你说那些最伤你的话，为什么你的眼神却没有怨恨？

“恭迎太后……”

心中一惊——太后？擦去脸上的泪水，苦笑想着，是来看我这个没有被药毒死的小丫头么？还是她担心我这个没有死掉的小丫头继续活着会影响她

的计划，而来彻底解决掉我？

该来的总会来，该面对的总要面对，不如一切都在今日结束吧。

“儿臣参见太后。”他们两人都跪下请安。

我披着外衣，勉强跪了下来，“奴婢参见太后。”

“嗯，起身吧。”太后坐了下来。

“子轩也在？”太后的语气带着些许惊异。

“是，母后。”他呆呆地回答。看到这里，心里一阵抽痛，不住地颤抖，不敢再看下去。

看着眼前的太后，她却面色如常，未见一丝波澜。太后，天下至尊的女人，难道子轩在这里会影响她除掉我？还是她担心子轩已经知道了一切？面对眼前的她，第一次毫无畏惧，只是静静地站着，毫不在意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。也许，有些时候，离开，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。

“太后，”临风拉住我的手，跪了下来，我怔了怔，也跟着跪下，却听他说道，“儿臣想向太后请一道懿旨。”

我不解地看着临风，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，看着太后。

“噢？”太后微微蹙起眉头，“说吧。”

“儿臣想请太后给儿臣赐婚。”他看了我一眼。

“临……”当即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我心中一惊，要阻止他，可话未出口，却被他的话抢先一步，“儿臣要娶的就是她——莫筱言。”

我呆呆地跪在那里，脑海中一片空白。

“母后！”子轩立时跪了下来，“儿臣……”

“二哥，求你成全！”临风及时止住子轩要说出口的话。

“若筱言答应，我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，只是看着我，满眼伤痛，满心期待。

我避开他的眼神，低下头去，心却痛得窒息。

“你们？！”太后显然被眼前的一切打了个措手不及，“莫筱言？”

“奴婢在。”愣愣地抬起头，不敢看着眼前一切，目光直直地盯着远处，心早已被这一切搅乱。

“你可愿意？”太后怒目看着我，我冷冷笑了笑，我可愿意？你是否此刻最盼的便是我愿意？心中一片迷乱，脑海一派空白，只觉得手被临风握得生疼，转眼看看旁边的子轩，心口的伤又被生生划开，胸口憋闷无比，头却仿佛要炸裂。

我可愿意？我又该怎样回答？从未想过，竟是这样的局面！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，临风拉住我的手又紧了紧，我看着他，他焦急的目光注视着我，我知道，也许只有这样才可以子轩对我死心，或者也只有这样才能保得住我的命，可临风，这对你不公……

“奴婢愿意。”我轻吐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咬住牙关，不要自己流下眼泪。

“那好，”太后显然松了一口气，接着便吩咐道，“小德子，记下回去拟旨。”

“是。”德公公诺道。

“谢太后！”临风跪着叩首，我只是跟着木木地磕头。

谢太后，一切都是她愿意看到的吧，谢太后，谢太后给了我们这样干脆的了断。

“嗯，起身吧。”太后笑着说道。“哀家改日再给你们选个日子，择日完婚。”

“子轩，”太后满意地笑着，起身要离去，“安安与你的亲事也该早些定下来了。”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站着、听着、待着、等着。

我颤抖着身子站了起来，临风握住我的手松了下来，木讷地听着这一切，仿佛一切于我无关，事情怎会这样。轻轻抬起头，却猝不及防地对上了子轩的眼眸，只是安静——似一潭死水，心下禁不住地抽痛，顿时不能呼吸，别过头去，一任眼泪横流。

子轩，此刻我的选择，只是为了你，你懂么？今后，你一定要幸福，要幸福……

“临风，我有话要与筱言说。”看着太后离去的背影，我被子轩的声音唤回。

再看他时，已经没有刚才的失神，他从来都是从容自若的，不是吗？

我对临风点点头，一切都要结束，既然一切都走到这一步，该说的，也许都要在此刻说得清楚。

“筱言，”他眼中满是痛苦，伸手要扶住我的肩头，却又颓然地放下手，“告诉我，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的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断然地回答，避开他的眼睛，无视他的苦痛，将昨夜想好的话语一句一句地背给他听，“子轩，没有任何人逼我，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”

“不，我不信，你看着我，对我说！”他低声嘶吼，扶住我的肩。

缓缓抬起头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好痛！

眼泪顺着眼角默默流下，却依旧说着早已背熟的词句，“子轩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我只是因为临风相貌酷似叶枫，我以为我可以努力爱上你，可我做不到，才知道，才知道我的心爱的是他，才知道，我对他的爱才是刻骨铭心……”

一字一句地背给他听，每个字，每句话却也都啃噬着我的心，心痛到无

处可躲，只能眼看着他听到这些渐渐失魂，而自己也渐渐麻木。

“刻骨铭心?!”他苦苦一笑，颓然地松开手，轻声对我说，“你可知我对你也是刻骨铭心……”

心中一顿，抬头看着他，瞬时愣住，痛感瞬时遍布全身，子轩，我怎会不知？

只是有些话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对你说了，这辈子，我欠你的，下辈子，我们不要选在这样复杂的人世间，我们只要简单地爱着，好吗？

“对不起，子轩，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心，你恨我吧。”我狠下心，一任疼痛蔓延，既然已经开始，我无从选择，只能继续。

他愣了一愣，缓了片刻，却摇摇头，“筱言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声音依旧是那样温和，“若这是你的选择，我祝福你。”

“你不恨我么？”我看着他，用力抓住身上的外衣，仿佛这样能给自己些许力量。子轩，我宁可你恨我，恨我，而不是祝福我。

“我怎会恨你？”他痴痴地笑了，伸手擦去我脸上的泪痕。“我要你开心，开开心心地过每一天，不要再流眼泪。”

“子轩!”他的手依旧是那样温暖，目光是那么温和，我看着他，只是想告诉他，这不是我的真心话。为什么，为什么要我亲自给你这样的伤痛，为什么要我们在深爱彼此的时候还要分开，既然相爱不能相守，我们为何还要遇到，为什么？

多想就这样拥住你，跟你离开这里，什么都不顾，什么都不管了——可我不能，我们不可以。

看着他转身离去，那个身着月白色长衫，有着阳光般笑容的子轩，再不会属于我，心一点点地被抽空，低下头，不敢去看他离开的背影，却蓦然瞥到手上的玉镯。

“等等……”我奔了过去。

“筱言!”他忽地转身看着我。

“这个，还给你!”心一横，我使劲摘下手上的镯子，双手颤微微地递给他。

他伸手接过镯子，我立时松手，“咄……”

眼看着镯子在眼前碎成了几段，我惊呆在那里——怎么会？难道这镯子也知道我们的了断？

他怔怔地看着我，又低头看着地上断成几段的镯子，俯下身去，一段段捡起，轻叹一声，“碎了……”

看着眼前碎了一地的玉，那最爱的牙白色的玉，抬头看着他的眼睛，透过那丝绝望的眼神，我仿佛看到他的心——碎了一地。

眼睁睁地看他离开，我却再也没有力气站着，委顿在地，子轩，你的心

碎了，我的又怎会完好……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  
不是，生与死，  
而是，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  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  
不是，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，  
而是，明明知道彼此相爱，却不能在一起。  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  
不是，明明知道彼此相爱，却不能在一起，  
而是，明明无法抵挡这种思念，  
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。  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  
不是，明明无法抵挡这种思念，  
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。  
而是，用自己冷漠的心，对爱你的人，  
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！

用爱你的心伤了你，从此，失去爱的力气……



中夜不能寐，起坐弹鸣琴。  
薄帷鉴明月，清风吹我襟。  
孤鸿号外野，翔鸟鸣北林。  
徘徊将何见，忧思独伤心。

入夜，靠在软枕上，我呆呆地坐着，就这样呆坐了一个下午，没有人来过么？发生过什么吗？

夜凉如水，月光透过窗口洒进来，一天了，才一天，明明刚刚见过他，但我有一天没再见他了，或者再见不到他了么？

怔怔地看着窗外，这一刻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是在翻看公文么？心下一怔，会么？还是也在独自看月？墨蓝色的天空挂着一弯新月，可本是柔和的月光此刻却变得触目惊心，那弯月牙，就像碎了的镯子——牙白色，碎了一地。

“子轩，我……”张口要说，可只能念出这个名字，便无力再继续说下去。只有这个时候，再没有人听到，再不会隐藏，再不会有那个白天里那么狠心伤害他的莫筱言，只有一个爱着他念着他、万般悔恨却不能挽回的莫筱言，只有一个心心念念、寸寸思念寸寸灰的莫筱言。可，纵有千般思念，但在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又能说什么呢？什么也说不出，我，连哭都哭不出来……

晚风吹过，幔纱摇曳，恍惚中只是睁大了眼睛看着看着地上斑驳的影子，不一会儿，乌云竟遮住了月光，屋子里又陷入一片漆黑，可我却仿佛看